

註仲潘荆門府峽山縣花橋社人初安樂寺海碧僧以黃江識文惑衆立昭臺小兒號白齒真人以忠署爲主帥陰作亂事發爲官軍所殺仲潘初與徒忽徒貴等師事地靈阮仲綜常有安阜黃城之舉至是歸附海碧官軍捕獲潘作陳情表并輓歌曲以自首誠郡公阮文誠釋其罪茲搜得陳情表錄如左

天地之於萬物雖有雷霆之怒而發生之意每行乎其間父母之於衆子雖有鞭朴之威而鞠育之恩實存乎其內是以赤子之有罪未嘗不呼天地呼父母者也愚猥以寒儒素從學業燈火負十年之債未嘗筆陣吐鋒芒單瓢甘一已之貧自倚衡門頤性命田經園史半畝生涯蔬食粗衣一生淡泊怒目西山無道賊百般紳胄起義憑令主之詔書憤心東土有緣師一陣風波勤王效男兒之義氣時未遇嗟乎已矣功不成無可奈何休將人意論英雄悵驩終黎之運正是天心開宇宙賀龍驤啓聖之期橫山開百二之基珥河瑩半千之水六月龍成遣將宣王征獮猶之旬五年馬得提戈漢祖滅項秦之會聖駕光臨一新制度故都克復覩舊威儀生民塗炭今日息肩童子嬉遊康衢鼓腹幽草暴來天眼炤回十八年不到之青春和風帖得地塵清煦十三道無依之赤子塗炭碁殘西僞局太平酒酌故君杯賢冠羽箭榮花快覩滿城之車馬谷虎澤龍吟嘯會來四鎮之風雲寒谷知春窮閭生色士夫負棟樑大器有路披漢殿之襟書生慚文墨凡才何處鼓齊門之瑟四征恨未勞於汗馬一旦難自效於攀龍寸土中幸預王臣特把五絃歌舜日四年內仰孚聖德敢將尺霧障堯天忽來天數之艱難偶促愚心之狂妄不覺昭臺即師大何處出誑語迷天下之人心寧知德貴

卽徒召被人欺。妄言亂案前之客耳。白齒真人未卜。黃江天子建謀。上天下地口無憑。幻出古遼。社名之聖。窮谷深山誰識得。僞成安子。寺名之僧。席前商議。弧矢桑蓬。門外往來。繩樞甕牖。忠署卽總奇乃武夫不學。膏空糊大語之辱。挺忽卽徒召於兵事未閒。乳尙臭。妄言之口。收拾牧牛之將卒。巧陳奪市之規模。許多水步虛張。無蹶馬殘舟之素具。一片詔書妄寫。無皇名寶印之見。真菩提僧子。何忽欺人蠹爾鯀生。翻成僭僞。酒盞茶杯之相會。羣盲又引羣盲。愚夫匹婦之肆談。一誤復添一誤。自作孽非關於意外。不容奸已在於目前。彼_二忠賊名何處得來。竊入潢池之夥。致愚等干常發現。牽來苟澤之羣。後先密捉調回。酷受府屯之鞭朴。次第經申解納。羞含鎮處之枷杠。強武軍押送於京師。司獄卒調檻於場所。揣分自甘於鐵石。却成忍辱之身。痛心無奈於斧鈴。爲屈步塵之足。誑惑責昭臺之無行。輕薄非仁。武之不仁。恨彼誇寸舌之雄。甚麼口_二賊。致愚犯三司之案。何等身冤。照幽幸有天燈。洗垢全憑海量。若聲罪而行乎僭僞。已甘萬死不須言。然恤刑何忍於眚災。曾冀一生猶幸免。河南天子恩及無辜。北闕尊翁心推不忍。以蟲物無知而能感。蝦蟆聲遠達於天庭。卽民情不泣而見哀。孩提語乞憐於公府。周冢宰有心於藥石。商頑民何事於龍蛇。風塵三月居囚。旣示必誅之戒。兩露一朝處案。庶昭不殺之仁。釜中蘇乾涸之魚。庭前洒朽枯之草。况出入有人來擁護。這般殘疾復何爲。故夕朝勤政布寬仁。願作蹶儒還自在。望治世從輕之典。覩太平不用之刑。孤兒轉作佳兒。尊翁是重生。慈父墨筆換來朱筆。尊翁爲再世之南曹豁開赦過之門。引入自新之路。齊地橫鉤之箭。夷吾應見悔於桓公。巾車匹馬之民。馮異必不忘於光武。高大尊翁垂慧眼。照窮片語訴庭階。頑愚賊子吐癡心。續把一歌鳴案下。

阮長祚先生遺草（續）

嗣德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卑阮長祚謹爲將西行所有事宜何如稟明事竊以古來不論何國凡有出使俱以揚國威全國體而不辱君命爲事蓋使臣是我國命一人卽一國也蓋有不合體統則甚啓外人輕侮窺伺之心况今天下通同俱以財力權利相尙一有舉動不謹則日程紙走盡地球普人耳目其關係亦非輕矣頗人情同我則喜異我則嘲故昔者夏禹入裸人國裸衣而行所以去我故習者欲其順他之情以求濟事也昔年暹人來使佛國之時既到境上見彼甚是繁花他卽盡將朝服衣之而行旣入使館於先期謁佛王之日他卽佯於房內失火而云朝服盡行燒去西人卽未別製朝服與他迨他回國之後佛人方知其譎計然亦無可奈何暹人之智若此今我此次西行其居處所當如何卑等先行說明正使商酌可否而暫依彼俗以免笑恥存如衣服器用須行齊整光潔因西人所甚惡者是衣服不潔除外衣服用外存內白衣粘肉者每人至少亦須四十領每日每換其手巾須用西白布至少亦每人三十張其所有隨用箱函亦須精滑如無有好物可到嘉定辦買若用我所常用如芙蓉匣等類甚不入目其公貨贈好請不可多用器皿因我國器皿甚粗多買好茶並各色衣服旣已易于運載且亦易于假粧其一二器皿須擇買其上好者不可如前次粗器旣已呈拙又多費錢搬載又須擇其何項物用何項公貨而最輕者方好因日程船與火車不論何項每人只得六十簞臚而已存餘俱要脚錢若多載重物則所費甚巨而亦無益又如隨行服勞的人不可多派因自嘉定而去則不論在館在船俱有西人服役我人只有些小差派而已若屬員而別有一人則此人其在火車日程船以及寓館並食用其費錢亦如屬員一般每人去回各項至

少亦內一萬貫。且如隨行數少而被他人笑恥致失體面則不得不行。雖甚費亦所不可惜。以存體面今若多隨行人則反失體面而被人所笑。因西方無有此俗所以須宜減之。再如使部各員須擇其確係不得不行者方可派行。若可有可無之人或減之而不礙大事者俱宜減之。前年使部西行除自己所有費損外存西官所款待使部者近四萬五千元。今此次所行皆是我國自理除到西國或有何款待外餘途間皆我自受所以須以少人爲好。更少更好且使部只用以專對非用以攻伐。前次各國聞得我使部外六十人則大爲詫異真有不解者。今若已定何人爲數若干須計開姓名品職寫書遞入嘉定先行遞去西朝使彼先知其事方可。又如露足之俗西人深以爲惡請俱著鞋或唐人鞋亦可俱以包足爲好。又要白膝以包脚其鞋至少亦須有四五雙膝包亦須二三十雙。以頻移換方好。再如此次去回凡所經過各處大英屬地者既往問佛人領事又須往問英人所在者此亦是理所宜然。又如前年使部西行已受麥西王款待四五日。麥王與我宿昔本無相好所以爲此者欲悅佛王之情也。今若使部經過他轄亦須有些相送方爲合理。至如居處行止凡各國所慣常俗如何卑等盡皆稟明亦請降心忍耐少隨人俗方不礙人耳目方能保重國體。若夫成功則天也。然而保全體面善中人情是亦成功之一著。這款能必之於我而不能諉咎於人也。所以卑不避形迹言之似亦若爲已一分者。然而事勢合當如此。彼若非笑一人亦如全國一般。何況非笑使部不辱國體更大乎爲此謹稟。

嗣德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阮長祚爲條陳交通事宜。卑竊聞能通天下之情方能成天下之務。通者何以已之情而推人之情卽知天下雖有異言異俗之不齊而皆共此含生負性則只以恕已者

恕人。予以達之。東海西海而皆準。五方皆有性也。而聖人只用一智以周萬物。予以用之不窮。是故有萬不同之謂富。無不藏納之謂大。因聚疊積而無干格之謂巧。多勢異力而合爲一用之謂妙。天地之生物。不爲一模一面。一官一村而生爲無數殊形異向。以攝治之。始見其爲富大巧妙也。人類亦然。試觀天下強大之國。無不搜羅天下置之幕下。而只以不欲勿施之道當之。故人各獻其用也。蓋以人之有大量也。方能尙友一國之貴人。國之有大量也。方能友盡天下之各國。故凡河國而交错繹絡。天下之足跡。不有強盛者無之。堯典協和萬邦。而民於變。九經謂柔遠人。則四方歸之。蓋亦以爲國必重於人歸。欲人歸則必以柔和待之。既有人則下面便有財有用矣。今有一大君於此。盡天下爲士者願立於朝。爲商者願出於途。大者謁之。小者拜之。其威望爲何如耶。交通一路。是來天下者也。我欲往人。則必有求於其人。人欲往我。則必有求於我。此情均也。以我之情。通彼之情。而惟以恕字應之。則天下可以採之不窮。入之自得。何必過爲疑懼。而示人以弱耶。昔者劉導規之守荊州也。桓沖復來。而諸桓之門生故吏。多懷去就。于是導規夜開城門。縱之自去。而人不忍去者。爲服情也。不疑則其情孚。懷疑則其情隔。情隔則對門不通。何況天下至大人。心如面而能交通之乎。我國古來未曾與天下相通。惟於先皇播越之秋。一通西國而少濟中興之業。中間與西人一隔。而釀成六省之憂。是交通與不交通之利害。不必盡照天下之鏡。而只就在我者已明。若觀火也。但卑觀天下之性情易與人交。而我之性情與人迥異。雖欲擇交而恐亦難成也。夫平人交際。只一開心見誠。猶恐意志未孚。何況與人對談。而顏色徘徊。四顧似若氣餒者。頻以目視家伙。四面張望。恐人有何懷挾。如此則以不誠之心待人。而人不含恨者未之有也。一難也。倘使絕交。則力絕之。既不能絕。

而聲音顏色若將拒人。則非徒無益。而又爲人之辱。卽如前年靈牧長上京回來過訪協鎮領忠之門。而卽被革。與其革。貶西人何異。致使彼喧傳云不賜入家。則必入國。若此而後日與天下交通。或有彼貴官來拜。則彼亦必來探我官之家。以其禮尚往來也。我往彼來。而我官又被交通境外之罰。如此則孰敢與彼應酬。言情以來無妄之災乎。天下聞之。皆謂南國人臣多懷二心。故其法嚴禁外交。以防其生變也。觀此以明知其同夤國事爲何如也。昔嘉隆年間。諸開國大臣多有與西人爲密友。並自前明中葉至同治今時。凡中國沿海諸守土大臣。曾與西人應酬久處。而未見有何傳。何書記來明指。有一員交通謀叛。而今則無一人不存形迹。凡與西處辨論大事小事。視之如探虎口。恐其身名俱墜。蓋其易被磨涅之也。如此則誰敢與彼言交乎。二難也。人之常情。若到何處。亦要散步適情。我到人國。不論何處。俱得穿過。人到我國。除城內是禁地。所當禁外。存餘些小村落附近者。不在禁例。而彼有一人請行。必須遲以辰日。方能移步。似乎所當齋戒沐浴者。又須戢其耳。閉其目。似乎帶劍上殿者。在我則官衙奔走如飛。札詞往復如羽。若有大敵環來者。使彼見之而不覺。失笑。彼四國傳揚。以爲南國見一西人。如臨大陣。我偶然一行。而使人勞苦。恐懼。不若不行。之爲愈也。若此則是示人以不廣也。如此則人孰肯樂與之交。以助之乎。三難也。凡人皆有耳目心智。一見人之外貌。卽能推人之內情。彼船一到於水。則民船四散掉避。一人上岸。則村人閉戶伏藏。當其交戰之時。而爲之怯防者似亦可也。况當賓主之際。彼亦有人心也。亦知禮義。本非豺狼。逢人便噬。而不可親也。而我人則離之過于寇讎。避之甚于瘋癲。其故何也。懼我法也。昔蕭夫人登臺一笑。而來四國之禍。今彼見我人如此相待。一若視彼爲非人類也。我到天下。而人待我若此。則其悔恨爲何如。大凡

人之常情。有人蔑視誣侮。勢不能報。則已有可報。豈肯于休乎。今彼見我懼。彼若此。則必明知我。因何而懼。只爲此一著。而求利之徒。生出無數。非理相加。我亦因此而被無數煩擾。故人人皆欲拔去眼中之釘。何敢慇懃與彼成交乎。四難也。夫交通之道。是人我相爲朋友也。朋友以義合。苟不各得其所宜。各隨其所好。而故爲拂人之性。則始朋終仇。反生多害。不若不交之爲愈也。夫君臣之義。本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聖賢猶以待如奴僕。報如寇讎。爲戒。何況於友國敵體。而反以徑情待之乎。茲朝廷欲行廣交。而不公天下之好。尙則窒礙而難行也。自此以前。我國所以待人狹隘者。俱以傳之普地刊之口碑。若長如此。則恐人又以我之待人者。反而待我。以平報施之道。愈見其多事也。請爲三思而行。方能善其後也。謹稟。 機密院大臣列位大人丙炤。

●文苑

△古詩摘錄

★感興四首

南河捷記云。初阮睿宗初立。國祚中微。富春城陷。國母及外祖母詣神京。(卽昇龍)有故翰林亦自春營潛出龍城。人或勸以仕。翰林曰。國破君亡。既不能死。所以至此。爲有二位耳。豈復能屈身爲他人臣僕哉。因作詩以導意。

其一 北風携手與誰俱。月色天山影共孤。一日十時思故國。五更九夢到南州。不能白水旋車。

其二 力。空作長安浪度夫。尙有同犯公子在。何堪垂淚嘆羸輸。
當初恨不死。忠貞千里崎嶇赴玉京。箕子西行悲麥秀。文山北渡嘆丁冷。山河舉目鄉情重。鍾鼎擡頭世味輕。遙望愛州何處是。吾先列聖舊墳塋。

其三 天將一帶阻江山。二百餘年席久安。逋隸有懷顧聖澤。具臣無口罵權奸。不能絕指夷齊。

鬼何事。新朝溥質官。回想先王遺澤在。故寧殷。
義作周頑。

其四 時分時合末之何。南北從來是一家。蕩定
官軍歌鼓角。迺奔皇子哭山河。遙遙白髮歸何
處。耿耿丹心矢靡他。何幸天心早悔禍。免教蒼
赤陷干戈。

◎鄧陳常公遺草

▲獄中八詠

公彰德祝山人。從高皇開國。其功業與諸將同。官北城

尚書。嘉隆年間得咎。在獄中作。

其一 二十年餘夢已陳。一年爐冶悟前因。榮枯
點醒浮生夢。休戚鎔成晚度身。信是求天應自
我。還知造命更由君。空空了得吾心事。尙有玄
蒼。有故人。

其五 柴門一闢。睨雲邊日影微茫。覺有天鳥隊。
含光棲嶺表。雁行捲雨拂簾前。箭催懶客烟初
點。鐘撼更人夢已圓。驗覺夜窮今復旦。浮生萬
事總猶然。

其六 靜思榮辱悟浮生。展轉通宵寐不成。遠笛
敲殘今古夢。寒鐘鳴咽合離情。風來牖外投無
轄。露點梅頭聽有聲。自是寸懷拋未得。低徊半
福。欲求莊叟學虛無。醉餘倦倚閒窗夢。不辨誰
家借客遊。

其三 淋漓滯雨浹寰區。拋棄塵襟寂若無客地。
蹉跎新白髮。故鄉多少舊蒼頭。驚回半枕波濤
夢。淨洗三秋草木愁。睡起不關時。旦暮城頭點
點漏更秋。

其七 霜天長夜正淒涼。觸景撩人思欲狂。枕上丁東城鼓撤。耳邊霹靂海濤揚。平陂理伏玄機巧。進止心馳世局忙。孤坐待天天未旦。強將杯酒刷愁腸。

其八 秋風瑟瑟雨紛紛。最是長安作旅人。車轍馬塵窗隙過。鐘聲角響耳邊頻。窮通造眩餘生局。上下吾其半落身咫尺皇城無甚遠。回頭如隔萬重雲。

陳子敏公遺草

寄內二首

宵宵密祝又焚香。只爲相思在戰場。謾道并州非。故土縱歸淮海亦他鄉。操刀心折刀頭月。對鏡魂消鏡裏霜。十載平安無一字。眼穿雲路鳥隨陽。
(註時在平順)

蓬麻引蔓菟絲長。別恨悠悠滯一方。未易離家緣。母老最難作婦。爲夫狂金針刺淚。俱成血錦。

線牽愁欲斷腸。莫笑封侯班定遠。鐵衣臥盡塞頭霜。

贈歌妓七首

●萬斛情鐘一曲歌情長。歌短奈君何。間關嚬曉鶯喉細。嫋娜眠春柳。眼邪十二巫峯雲有色。三千蓬島水無波。朝朝蜂蝶爭迴避。只爲東皇著意花。

風流蘇小是耶非。散盡千金買笑歸。調促偏疑難解舌。態嬌似欲不勝衣。寒窗菊影和霜瘦。春院梅花帶雨肥。借問何年歌舞散玉釵。化作燕飛飛。

霓裳曲。在九重。天流到人間。不問年。羅韞塵生瑤浦。水冰琴響落玉山。泉回眸西子。羞遮扇。整鬟秋娘醉插鉢。謾道神仙能却老。多情又恐老神仙。

牢落風塵三十秋。知音海內笑悠悠。高吟名士非長吉。絕唱佳人是莫愁。技癢易搔頭。上玉情。

癡難。握眼前珠。江山記得。相逢處。六月西湖半夜舟。

唱到西峴第幾回。巫山雲雨暗相催。青袍遊子春將去。紅粉美人夜送來。絲竹愁牽情不散。壺罇夢破淚猶開。乾坤不阻人歸路。絆著馬蹄爲看梅。

萬里關山倚月輪。調高難別便成春。玄雲艷曲回。天地絳雪新聲下。鬼神三日空餘梁上響。五更暗動壁間塵。醉來燈下低相問。誰是場頭第一人。

閱盡英雄眼不貧。停杯相問又相親。愁催趙女更新曲。醉向劉郎說故人。楊柳翻殘江上月。鷗鳴唱破隴頭。春百年才色憐同調。肯許人間步後塵。

△鄧陳琨公詩草

(奉使時作)

●瀟湘八景圖

*瀟湘夜雨

菰蒲水國四蒼蒼。誰把琳琅滴夜長。乍過幽蘭

懷楚客。忽來暗竹泣。娥皇蘋洲冷。逼漁燈。細篷底秋鰲旅鬢黃。拂掠數峯猿樹外。滄歌聲斷水茫茫。

●洞庭秋月

秋宵秋月照秋湖。秋水秋空相映秋。兩岸黃分龍洞橘。一泓青影岳陽樓。三更深底呈虬背。千里明中見鷺洲。水國客船閑夜泛。恍如身在廣寒遊。

△山市晴嵐

日午青山列畫屏。嵐消遠市出新晴。人家麓外烟光盡。酒店林間樹色明。換菜樵夫穿洞去賣鮮漁子。傍溪行。何人醉罷江樓上。碧外高吟過洞庭。

◎江天暮雪

潮落江天日色斜。飄飄亂墜盡梨花。漫空鹽散回帆浦。壓岸瓊連宿雁沙。混沌千山埋草樹。朦朧萬頃失烟波。漁翁迷去蘆花渚。雨夜歸來玉滿簾。

◎遠浦歸帆

長沙浩浩接雲流。何處歸帆天際頭。斜掛風檣移隔岸。低拖日影向前洲。樹間出沒垂門柳。波面衝飛戲渚鷗。日暮無人迎棹去。五湖多少水烟秋。

★煙寺晚鍾

空中梵宇隔深烟。誰把華鯨晚叩禪。殷殷遞從迷霧刹。鏘鏘響入欲霜天。半江敲上黃昏月。數里催歸遠浦船。多少人間名利夢。和風吹過五湖邊。

△漁村夕陽

八九人家適雁洲。寒流倒照夕陽秋。半竿黃射橫鬟樹。一線光隨過岸流。斷靄殘霞帆色外。丹桃紅蓼笛聲秋。歌遊漁子擡頭處。穿影驚飛數白鷗。

●平江落雁

空中點點落寒潭。一帶湘沙影碧藍。風急岸頭高或下。湖回渚畔兩還三。客毛疎帶湖霜。白篆

嘴閒供楚稻甘。煙雨蒹葭蕭瑟裏。又添秋色滿江南。

◎劍湖懷古

無名氏

水漾晴湖染碧空。何年寶劍落花中。御溝柳色仍前綠。故廟花顏自晚紅。漁火照殘今古渡。鯨濤浮動暮朝鍾。往來只有羅城月。曾照當時慶瑞宮。

▲文昌祠卽景

無名氏

劍湖四面水週環。廟貌巍然對玉山。花落溝前魚戲謔。月明廡下竹闌干。橋連斷岸開平地。門出通衢敞覺關向善。有人添勝景。香風彷彿送詩壇。

●題鎮武觀

無名氏

千年城郭依龍肚。一簇樓臺出鳳郊。花草滿庭開易圃。衣紳接路集詩豪。墨題粉壁春痕濕。烟鎖禪關日影高。興盡一湖清漾水。松聲竹影共蕭騷。

過螺城懷古

無名氏

雁斜斜亭榜林撫景不勝懷古意風前惆悵苦

往來曾此一登臨百里荒城野色侵秦苑苔封
黃葉老漢陵秋鎖白雲深長流歷歷德江水孤

低吟

▲恭進嘉定通志表

鄭懷德遺草

臣聞九州又在九州之外。嶠持何限於偏方。一代自有一代之規。稽攷但求夫往迹。蓋地道以時而開闢。斯人文有待而著。明嘉定六省者。原夫真臘故疆。今作南城巨鎮。卦位正離。明之象星。繹經南成之墟。氣候則陰少而陽多。地質則田肥而土沃。形勢林巒之勝。山川疆域之殊。誠吾土之大觀。而古來之罕見。越自我列。聖肇開而後有此土地。有此人民。洪惟高皇帝興復之初。莫非甲兵。莫非財賦。撫今日輿圖之廣邈。見祖考基業之艱難。禮義之化久漸染於夏風農耐之名已著。聞於上國。祇恐史編未載。使將來何以知。今縱然往轍無徵。卽湮沒曷從考古。臣長在蓬萊之下。濫叨翰屏之司。假公暇以抽毫。輯舊聞而折縷。自忘固陋。補遺逸於古書。極知僭踰。登棗梨於私篋。雖管窺詎可塵於睿覽。然芹獻將勉效於微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高明。天資聰睿。舉動事違左史。一日二日。時勅萬幾。守成每切右文。先庚後庚。思周百度。方將大粉飭以備一王之制。猶且求典故。以蒐百氏之藏。顧是書猶曰未成。收採仰洪慈之不棄。願頒布以公諸世。披閱非要寔之不稽。本充東壁之藏。冀作南車之指。庶令林藪遁藏之墳策。間出於四方。將見廟堂治化之謀猷。永垂於萬祀。臣無任瞻天仰聖舞忭歡呼之至。謹奉表以聞。

〔改正〕本誌第百十九冊文苑欄河東十詠第十四張下層第一行「朱樓」字改正作「朱櫻」。